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藏江氏家藏宋元六札

右六札同在一冊其與和仲學士者味其詞意則和仲非東坡也其與宣義吳丈者宣義見於元豐官制蘇詩亦有宣義王丈則此幅是宋人也其云端叔先生詣閒乞引意者蓋是元末人不特筆意是松雪家法而倪雲林集亦有南渚旅寓與端叔共坐詩可證也自恢字復初玉山草堂集作復元南昌人元末住海鹽法喜寺明初移住廬山此幅內有酬思復提舉見訪詩錢惟善字思復官副提舉此蹟蓋元末所書也姚雲東句曲外史

小傳云外史姓張名雨又名天雨字伯雨號貞居子因
三茅有招赴之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告之願畢力茲
宇因號句曲外史丁丑歲出茅嶺按丁丑是至元三年
伯雨年六十一此幅云此來謬副宗庭當是其初到茅
山爲至元二年丙子年六十時所書也文衡山嘗稱伯
雨書法先學松雪後入陶隱居稍加峻厲此書正其變
體得茅山碑筆意者也其傳云伯雨被璽書贈驛傳欲
官之非其志也卽自誓不更出然此札謝惠古鏡猶有
蕭疎白髮愧無勲業之對焉則未知其所寄意耳

跋秋史所藏趙書歐詩冊

此跡留予案頭旬月矣今日以友人所持來趙書互審

之雖其爲真跡同而其圓美一種遜此遠矣吾嘗言趙
跡以深厚爲主此跡中間有甜筆有辣筆所以爲趙書
上乘也趙跡以深厚者爲右軍嫡乳其辣筆則與深厚
近其甜筆則與深厚漸遠此品趙書者之玉尺也豈特
趙書哉人品學問文章悉於此分焉可不慎哉吾於子
昂人品不欲隨衆人作譏彈吾於子昂書亦不肯隨人
道好必如此方是上乘再進則卽右軍矣

跋任君謀書卷

右金任詢君謀真行艸雜體書昌黎秋懷詩十首辛巳
秋初龍巖君謀書後有楷書任君謀傳任詢字君謀易
州軍市人父貴善書宣政間遊江浙詢生於虔州書畫

入妙品正隆二年進士歷益都都勾判北京鹽使年六十四致仕卒年七十後有李西涯周公瑕董香光跋李西涯跋謂傳稱君謀高年休退此殆晚歲筆予以絹尾小字雷溪題云計書時大定尙未改元按辛巳十月始改元大定則是正隆六年秋所書是其甫成進士之後四年非晚歲筆矣明賢不甚留意攷證此亦可見也

跋天冠山題詠卷後

元趙松雪袁清容虞道園王繼學四家天冠山詩各二十八首合寫爲一卷虞跋云三公先後同賦而郝氏書畫記汪氏珊瑚網皆詳於趙而略於三家者趙書名尤重也然陝西碑林趙書天冠山廿四詩之石則名著於

世久矣其後有文衡山癸丑秋跋云天冠山在丹陽郡
丹陽郡固無此山且文衡山時亦不當稱丹陽郡癸丑
是明嘉靖三十二年衡山年八十四矣斷無此媚弱之
書且欲髣髴圖之而不敢衡山亦不出此語也予疑此
石刻之僞非一日而未有以斷之今得此四賢手蹟卷
則文敏詩較石刻多四首皆集中所有而陝刻失之丹
陽則道士之號而傳會爲郡者又失之且其詩是題天
冠山圖而作故目曰題詠而陝刻趙自跋云余昨遊天
冠山見佳境興發偶咏鄙句是何語也惟以其書論之
則陝刻書法未嘗不佳第以今所得真蹟比之則真蹟
出自正鋒而陝刻側削爲少異耳一統志天冠山在廣

信府貴溪縣南三里脈與三峯山相連其巔方正兩頭如垂旒故名也三峯下有長廊巖又與五面山相接皆與此詩題相合廣信府志亦具載趙題諸作不知作偽者何以有丹陽郡之說也此陝石之刻在

國朝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至今財百年而石理盡泐文跋小字皆已磨滅不可見後人更無憑而驗其作偽之端矣若非予今來江西恰得遭此希有之蹟爲之攷證明白將使靈山証冒隔省之郡名而文敏徒留一僞蹟於世耳脩廣信志者旣不知駭陝西石刻之誣而刻陝石者復不知此在何處天壤之大古賢名跡湮沒而不自者何限始歎人見書不多之可憾也然趙文敏之書

自元明以來千臨百摹僞者殆遍天下雖善鑒者亦未
有以定之今得是蹟以斷陝刻之僞然後知凡行世之
趙書其近於側削者雖工弗信矣必如此卷精腴圓潤
得蘭亭聖教之神髓者然後信其直接右軍而超出前
後諸家耳是故刻陝石者之有以發我也然予於此又
別有感焉古今詩人派別不同而其理則一如右丞輞
川之詠必著其孟城華岡少陵巴山之作亦指其漢廟
花溪推而上之則檜楫松舟而必言淇水川訐鯁甫而
必言韓土也今以四先生之詩百十有二章而使讀者
不能確識其爲何地毋乃與古之立言者不相揆歟則
何怪乎作僞者妄目爲丹陽郡也此亦學人所宜鑒古

而深思者也方綱於彼西江日以山谷道園詩法自矢
且以勸學人而今年夏六月十有二日山谷先生生日
是日按行至臨江與通守徐君論古今書道源流君出
諸名蹟屬余題識而以此卷見貽卽以道園詩二十八
首爲在朝諸集及類藁遺藁之所不載者且正書遒勁
得黃庭化度神理清容繼學書詩俱古雅可愛將與趙
蹟並勒石而傳之江山名勝文字精靈一旦大白於世
四百七十餘年真氣如對几席又豈特區區與陝西刻
較得失而已乎

自題重勒天冠山詩石本後

康熙壬戌冬建武鄧霖以所藏趙書天冠山詩刻於陝

西有文衡山癸丑秋跋天冠山在丹陽郡云云丹陽郡
固實無此山愚疑之非一日矣今得此四賢手跡則文
敏詩較多四首皆集所有而陝刻失之丹陽則道士之
號而傳會郡名者又失之且其詩是題天冠山圖而作
故目云題詠而陝刻趙跋云昨遊天冠山見佳境興發
偶詠鄙句是何語也延祐二年乙卯文敏年六十二爲
集賢學士正清容道園繼學同官京邸唱酬之時安得
有遊天冠山之事乎天冠山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南
三里邑志具載趙詩道士祝元衍號丹陽貴溪人亦善
書袁清容集題云信州招真觀二十八詠尤與志合也
而僞趙帖乃妄以丹陽爲郡名不知此真跡尙在人間

遇余而發之且趙書深厚精腴純乎蘭亭聖教神髓自
今可懸此爲審定趙書之玉尺而其近於側削者雖工
弗信矣袁虞王三先生墨跡精絕虞詩又可補學古錄
諸彙所無而楷法尤入晉人之室江山勝跡文字精靈
五百年得一攷定良非偶然亟勒石以傳之

跋趙文敏飛英塔詩墨蹟

右趙文敏登飛英塔詩真蹟第五句危字一本作扶集
作危危字爲是飛英塔在湖州府治東北二里飛英敎
寺建於唐咸通中至宋紹興庚午塔燬迨元延祐六年
十一月始重脩訖工文敏以是年己未夏得請南歸時
年六十七越三年爲至治二年壬戌六月公卒則此詩

言秋日者在庚申辛酉間六十七八歲時爲公最晚年之筆矣

跋趙十札

華亭王氏所藏趙文敏十札用筆道媚得蘭亭法外意深可寶也至黃庭經保守兒堅身受慶兒卽貌字趙文敏乃書完備之完如此則誤讀黃庭矣是以不可不記出者

跋虞道園隸書賜碑贊後

右訓忠碑贊元虞文靖隸書并篆額文靖此文道園學古錄及類藁皆不載道園之授侍書學士據郭子章豫章書云在天歷二年二月甲寅按是年三月建奎章閣

於西宮興聖殿之西廊置學士院階正二品侍書學士
二員兼經筵官道園撰記刻石於閣中奎章二聖皆道
園所篆也或疑建閣在三月其授學士不應在二月然
是年二月戊子朔戊寅是二月二十七日蓋以奉詔之
日書之郭所記當不誤也提舉墓碑之文亦不見於道
園集中惟賴是記以存其槩而先生篆法之妙尤世所
罕傳者後四百五十有五年大興翁方綱爲武進趙味
辛舍人補錄都元敬王元美二跋而識於其後

道園此蹟趙味辛南歸覆舟竟漂沒不存深以未得錄
稿爲恨又記

跋元劉元帥碑

右元虞文靖公撰書元帥劉垓神道碑銘墨迹卷其敘
垓爲劉武敏第五子元史本傳止載其四曰垣曰堦曰
均曰垓當以此碑爲實也武敏卒於至元十二年正丞
相伯顏入鄂之時碑所云忠武王以重兵渡江者謂伯
顏也是碑撰於至治二年按文靖於延祐六年除翰林
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是年丁父憂至治元年免喪二
年召還史館是碑不具撰書月日蓋在是年召還史館
時也先生年五十一矣卷後有高江邨詹事手跋云虞
公卒於順帝至元八年八月愚按元代前後有兩至元
順帝之至元止有六年無八年虞文靖卒於順帝至正
八年非至元八年也其卒在五月亦非八月也方綱嘗

於道園學古錄及類藁遺藁諸編外手自鈔輯先生詩
文視元刻板本有加焉而此文尙未收入昔先生門人
李本編錄全集謂今所存者泰山一豪芒也豈不信歟
乾隆癸丑九月武進趙昧辛出此見示因攷其大略書
之附詩於後

此卷虞文靖八分書在趙昧辛篋予跋後屢欲借鈔而
未果其後昧辛南歸舟覆此卷沉沒竟未得存稿至今
以爲憾事嘉慶庚午四月又記

跋郭天錫日記

郭天錫手書日記始於至大元年戊申八月二十七日
訖於二年己酉十月三十日蓋前後皆有失去之葉也

攷倪元鎮題天錫畫詩在至正癸卯十二月時距天錫之歿二十餘年則至大之初正其壯歲時筆也天錫書出於趙文敏是時文敏年五十五矣觀是冊尙及與文敏及石民瞻諸人往還其書亦純用趙法通計四冊幾三萬字可寶也近日厲樊榭僅錄其四之一別題曰容杭日記鮑氏刊於知不足齋叢書者則又非此蹟之全矣

跋張貞居墨蹟

張貞居書東坡虎邱寺詩後題云比遊虎邱伏讀前詩真有摩挲石刻鬚成絲之歎謹錄易中至正戊子上已日按劉伯溫句曲外史墓誌云至正乙酉墓與外史一

見如平生歡明年七月而外史卒此則貞居之卒在至
正六年丙戌也貞居集尾有辨之者曰集中有丁亥十
二月五日雪晴及六日喜晉卿至二詩末復有再用丁
亥歲雪韻懷中舉一首又送錢思復之永嘉詩題下注
八年九日四字元代自元貞以來無所謂八年者獨庚
申帝有之實至正戊子也其諸外史以是年刻詩藥井
不久而黃篋告終歟若然則伯溫墓誌所謂明年七月
當爲八年某月之訛方綱考元貞以後至甲辰爲成宗
改元之八年然錢思復以至正辛巳領鄉薦官至副提
舉張氏據吳退隱吳江之倚川又移居華亭至明洪武
初始卒則成宗改元之八年時不應貞居有送思復詩

也是貞居之卒在至正八年戊子無可疑者又姚雲東句曲外史小傳云綬從甘泉劉邦彥得其手稿二紙其紙標丁亥二字因此蹟而益可相證是年貞居七十二故有髮絲之歎窅然留清詩窅亦勝刻本竊也

跋文雪山墨蹟卷

文信號雪山永嘉人此卷是其自書所作五言律七言絕句凡八詩不著歲時予攷雪山題趙彥徵畫卷在洪武六年夏六月證之此卷題扇詩江南京國鍾峯駐馬之句則前詩所稱聽宣喻者是在明洪武初年所作也後之輯明詩者旣未之及而此卷自書所作而不著歲時予嘗跋元四家天冠山詩卷以爲詩人鋪敘景事而

莫知其何時何地者蓋非風人之旨抑豈知人論世之義乎文雪山題詠之迹不可多見故爲附著其槩於此

跋江秋史所藏元人墨蹟

秋史以所藏舊蹟相眎其與鶴皋並致雲西居竹者當是元人所作卞氏式古堂書畫攷載之亦作米起卞氏列於曹雲西之後鄭遂昌之前注云原蹟米字有疑俟考此幅筆意圓潤非僅學松雪者可比蓋亦元人也宋字諦審是宗字元人有吳宗起見於書畫史俟再詳之然予嘗謂蘭亭崇字中間一筆直下於此蓋亦可證也餘數幅亦多元人之蹟錢良右字翼之號江邨氏吳人

有江邨先生集唐棣字子華吳興人沈右字仲說號御齋亦吳人以純孝稱所居曰清輝樓陳敬初嘗爲文記之所著清輝樓藁多與叔方伯行敬初唱酬之作伯行名達錢良右子也詞翰有父風嘗見沈右詩簡後書沈右頓首拜啟叔方教授先生尊契丈坐下叔方姓鄭名琮見鄭師山集稱其書得鍾元常筆意季野姓王名畝福寧人官成都路判官亦善書敬初陳基原名無逸則他書所未見賴衆仲此蹟得以識之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至正初官國子監丞所著安雅堂集載此詩題曰與陳敬初同舟北遊題餞行卷後陳基台州臨海人仕元爲經筵檢討後參張士信軍事有夷白齋集匪石

司業者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皇慶初爲國
子司業官至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有素履齋集諡
文肅楊鑑於至元三年題名虞邵庵所書擬峴臺記後
見鐵網珊瑚居竹是成柳莊訢公是笑隱大訢也幅內
有乾明大藏印紙乾明寺在瑞州路趙文敏有記所謂
經律論教之藏各爲大屋以覆之者也惟周南是明成
化十四年進士縉雲人字文化官至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贈太子少保合前與鶴皋一幅凡十三種當裝爲一
冊其柯敬仲行書帶名五行與予所藏蘇書天際烏雲
詩迹後跋筆勢正相符合縉真濟陽皆柯氏印也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一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跋二沈學士書卷

明初雲間二沈學士並有書名民則楷書遠宗虞永興民望草書近法宋仲珩陸儼山云民則不作行草民望時習楷法不欲兄弟爭能也然愚嘗見民則所書朱子年譜數萬言如一筆書而愚所藏宋人真迹後有民望小章草更爲精勁又民則有與友人求惠梁鵠孔廟碑之手札卽黃初孔羨碑也然則民則八分已開啟後來文衡山孫雪居家數不獨雲間書派所自始矣至其用筆追及古人分際處卽離遠近則覽者自喻之

跋解春雨一經齋記

右明解學士一經齋記墨蹟齋爲其里人龍氏所築當元之季解氏以治易名於鄉觀我名觀求我名蒙並學士大父行觀我有周易義疑通釋求我有易經精蘊觀我主師席於龍氏家後經亂齋毀至明初龍氏後人構是齋誦學士爲記記字多漫滅結銜有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數字可辨學士入參機務在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其晉學士在永樂二年其黜外在五年二月文內有登第後二十年之語則此卷當是四年丙戌或明年正月所作距其舉鄉之洪武二十年丁卯正二十年矣學士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成進士時年二十而撰明詩小

傳者或謂年十九成進士又或謂洪武二十六年進士
皆誤也去年見草書長軸其印文曰解縉春雨縉紳之
印今見此卷云解縉紳書蓋一名薦字縉紳也雪門編
修持來屬題爲賦二詩而跋於後

跋張藻仲詩卷

右明張縉修宣自書詩卷宣字藻仲初名瑄江陰人父
端字希尹博學好修人稱溝南先生仕爲海鹽州判官
宣少負才名洪武初以攻禮被徵尋入史局與脩元史
帝親書其名召至殿庭卽日擢翰林編修常呼爲張家
小秀才奉詔歸娶年三十矣六年謫濠道卒有青陽集
其授編修蓋在洪武二年己酉而是卷書於元至正二

十五年乙巳是其二十四五歲之作蒼勁古逸具得十七帖神理或謂其學蘇書者非也高季迪有尹明府吳越兩山亭詩貝廷琚有記藻仲集中又有題冷起敬山亭詩文徵仲跋則甫田集所不載跋在嘉靖丙申去張書時二百三十年矣此蹟本是冊子不知何時改爲卷乾隆丁酉秋七月十三日客特來觀旣還之矣而其人忘攜去因眎宋子芝山芝山遂以十金購之精靈感召洵非偶然芝山仍裝爲冊而屬余題句焉買卷之後三日也

景忠壯公墨蹟跋

明建文殉節御史大夫景公事具史傳乾隆四十一年奉

詔賜諡忠壯公之詩文翰凡世無知者此軸行書唐人
太乙近天都五律一首後署洪武二十八年乙亥秋日
在其殉節前八年書格清腴兼有逸氣信乎日星虹月
之照丹心碧血之垂非徒翰墨之珍已也

或謂本姓耿
景字印亦同

王文成奏疏墨迹殘稿跋

右王文成嘉靖七年二月十五日疏草時侍郎方獻夫
建言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因下其議
而先生上此疏也先生於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抵梧州至是年二月十三日手疏奏報田州思恩平復
卽所謂十善十患二幸四毀之奏洋洋數千言膾炙人

口者也其疏末云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再議具奏者卽此疏是也是時先生復手書勒石於其地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相煽集軍四省洵洵連年於時命新建伯王守仁往視師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爰告思田爰勒山石云云此大書偉赫不知今尙存否獨此疏草三十九行尙存於其梓里故家想見先生神明正定籌算井然此數番故紙可以泣鬼神貫金石也敬書其末復系以詩

跋王文成家書

右王文成家書上其父龍山公不著歲紀先生自平宸

濠之後於正德十五年九月還南昌此書云二月二十
日寓洪都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又云冬
底北來云云今又已一月餘此則正德十六年辛巳春
所作也門人錢德洪跋先生寓吉安上海日翁第二書
云自稱姓者別疑也師聞宸濠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
及師易舟潛遁及退還吉安取夫人來吉城將發兵命
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報不利卽舉火焚公署是時
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讐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
吾爲國舊臣顧先去以爲民望邪遂與有司定守城之
策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是書公
子正億於書櫝中得墨迹裝潢手澤宛然云云然此寓

洪都一書尙未之及蓋此書在事稍定後所作視寓吉安一書在兵間作者稍爲閒定矣先生父名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宏治中累官學士少詹事正德初晉禮部右侍郎以先生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尙書旋降右侍郎瑾敗仍復故官性至孝母岑年踰百歲卒時翁已年七十餘猶寢苦蔬食時論稱之海日翁卒於嘉靖元年二月疾且革時以征藩功晉封翁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聞使者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卒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此書手迹在其前一歲則先生年五十時也今東河太守得此札寶逾什倍不肯以他人尺牘相配專爲裝潢一

冊屬某爲題其後某敬讀之餘亦不敢作尋常文字觀
矣故不以韻語系之而適檢先生譜附入錢跋後云

跋王文恪主一齋詩墨蹟後

右王文恪爲常熟徐都憲作主一齋詩詩集作箴一者
非他四句集無之都憲名恪字公肅成化丙戌進士宏
治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文恪宏治初以待講
學士充講官東宮出閣選宮僚以本官兼諭德太子厚
照之例在五年三月而文恪爲諭德尋轉少詹事此詩
蹟後有太子右諭德印則徐撫河南之明年爲孝宗宏
治五年也有明承平之際正人讜論拳拳若此安在有
侈心之萌哉而後人編文恪集去此四句者何也蓋上

句旣言一者維心之神則或疑下句不得以神爲賓昔
昌黎原道首段旣以道德仁義並言矣而又曰道與德
爲虛位往時評文者頗致疑於斯不知仁義定名百家
不敢冒襲道德虛位則二氏得而假託耳故曰道有君
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爲言道德者危之也世人不察
而猥疑韓公言有滲漏是直文義不通而已矣今文恪
之意亦爲人危之故曰神也其賓又曰主則爲客見賓
主無定名猶夫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云爾若去此四句
則警人之意不著而文義爲不完矣張子謂始學之要
當知內外賓主之辨正謂此也故曰維二則參維三則
散參字本與三相屬而移之二者蓋以旣二則不止於

貳是卽參矣旣三則不止於參是卽散爲千百矣仍一危言而已矣自古聖賢悚惕惟厲未有不於危而得安者文恪理學名臣不當僅以字畫論之故爲推說篇中之義如此

跋楊忠愍公手迹

右楊忠愍公手迹四幅爲一卷記開煤山文稿謫所苦陰雨述懷哀商中丞少峯元旦有感三詩稿也陰雨述懷詩寄呈繼津兄元旦詩寄呈鳳洲年兄皆謫所書以先生自著年譜攷之則此元旦是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先生在狄道時也繼津者在都御史王遴霸州人先生在獄時王官兵部締爲婚姻并時爲調護與鳳洲諸公

奔走救視者也此文與詩旣皆見先生集中而此卷特以先生手迹與疏帥卷並垂天壤丹心碧血貫金石而泣鬼神而繼津鳳洲二公亦並與此卷彪炳日星非僅詞翰之傳而已

跋楊忠愍公墨迹卷

楊忠愍公手書梅軒詩爲冀梅軒作也公集中次梅軒韻詠夾竹桃詩有竹花難入萬花叢之句亦卽此詩意也公又有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一篇云冀子梅軒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其仕也無非爲國爲民之要其提牢一月祛獄樊恤獄囚疏獄滯嚴獄防閑不竭盡心力或少餘暇則讀書不輟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略

留於秋官別署讀此文則梅軒蓋能研究聖學而見諸
行事者孫夏峯先生跋亦稱梅軒能急忠愍公之難可
謂不負此詩者矣夏峯晚年築室蘇門名其堂曰兼山
移家讀易其中不以講學自居而所言皆彝倫日用常
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蓋夏峯之學以躬行
爲本卽觀此蹟此跋容城一邑中有此先後二君子扶
持名教一點一畫皆乾坤正氣耿耿元精豈僅作筆墨
觀乎浮山張水屋藏此卷持來蘇齋俾予敬誦而題其
後是日水屋與定軒梧門諸君拜忠愍公生日於松筠
禪室蓋忠愍公京寓舊址也有忠愍手蹟石刻在壁間
近日公之手疏遺囑諸蹟亦皆勒石傳世他日此詩此

跋亦必有雅意鈎摹壽此貞石者

跋王文肅手牘

太倉王文肅手牘六通中有與小川一札說崇賢坊登瀛坊扁字甚詳亦見前人於榜書講究不苟如此予嘗謂牌坊佳書苦於太大無術可摹傳之蓋此實有古人極匠意之作而鐫木者尤易毀爲可惜也

跋聶大年墨蹟卷

右明景泰間聶司訓大年手牘有題者云似趙松廬入意之筆此一語良是蓋元末書家之脉與明人相接也嘗見明初人手蹟數通皆深得趙書之顏實踵周馳郭昇之後逮明中葉而猶未大變宋沈詹碑諸人偶自立

格而後來傳習無若吳興之絲遠也直至文衡山出也
江左字體乃多文家筆意始習尙唐碑而不肯囿於趙
體陸儼山書偶近趙人或謂儼山公學趙書乎儼山曰
吾與趙同學專北海耳然亦尙未卽薄視趙書也惟至
董香光乃短目吳興自立骨格以爲能起衰式靡矣而
自明末直到 國朝初年諸家又皆沿習董書亦猶之
前此諸家之學趙耳學者居今日則宜由虞歐以問蕭
羊師承所自卽一書家藝事而鑒古宜今與詩文之源
流沿革實一理也故因摹君之書而發之

跋朱性甫珊瑚木難手藁

珊瑚木難四冊明朱性甫手艸也朱存理字性甫別號

野舫長洲人少學制科謝去從杜東原遊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聞人有異書必訪求手自繕錄居於葑門在荻扁王氏家教書嘗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性甫得句云萬事不如盃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舉節取酒更酌興盡而罷明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爲張具留連數日吳中人傳爲詩話其韻勝如此今世所傳者有刻本鐵網珊瑚十六卷又有寫本珊瑚木難八卷此本則四冊未分卷次蓋卽二書之初藁也今以刻本對之其相同者四十種耳此艸藥內每種下具記得自某氏大約出於杜東原沈石田黃應龍沈維時王雲

松趙思式諸人所藏而又并記其鈔錄月日內有辛丑
壬寅乙巳丙午戊申壬戌諸年所記攷性甫生於正統
九年甲子卒於正德八年癸酉年七十則此手藁皆成
化宏治間所錄也此本後歸於文衡山衡山仲子休承
於萬歷甲戌裝潢題籤於是距性甫之卒六十年矣後
又歸於王穉登王騰程騰程號莊叟其子廣號菰齋復
跋於前後於崇禎己巳又加重裝後又歸於顧渚號渚
山復題記於前後渚山又號暉翁又號墨癡道人第一
冊尾有墨癡小傳及文文起文彥可吳梅邨贈詩皆爲
顧渚山作也昔人論吳門風雅嗜古鑒藏之士必以朱
性甫爲先予按杜東原沈石田二君年皆長於性甫而

此內有啟南名印則性甫手錄此艸石田猶及見之又
一條云予弱冠卽識虞翁曾見虞雍公古劍後聞此劍
亦尙存其處庚子歲也此庚子是成化十六年據此則
虞勝伯至成化初年尙在也故此編中搜羅道園遺文
頗有學古錄所未載者蓋自宋末以迨明初百有餘年
文獻之徵皆攬結其間豈徒藝事云爾哉卷前又有何
義門致其翁一帖其翁者吳門陸醫士號其清所居聽
雲室鑒藏圖籍甚富義門嘗往觀之卽此一小札亦吳
下藏書家故事矣乾隆六十年臘月八日楊州羅聘曲
阜桂馥錢塘吳錫麟武進趙懷玉欽州馮敏昌同觀於
北平翁方綱之寶蘇室方綱爲跋於冊

跋祝枝山懷知詩

右祝枝山自書懷知諸詩草枝山卒於嘉靖五年丙戌年六十七時王雅宜年甫三十三也王文恪卒於其前二年此當是乙酉丙戌間所書故於履吉有梅蘂照衰顏之句石田性甫之卒又在其前十餘年蓋雜憶成詠耳小草之法具兼楷隸非深於魏晉人書者不能也

題文衡山仿蘇書泗州僧伽塔詩墨迹後

嗚呼蘇詩之不可及也漁洋先生平生詣極至於嚴滄浪司空表聖所莫能形容者蘇詩郭綸一首盡之蘇書之不可及也以文衡山力追晉帖獨得上游猶用南唐李後主撥鐙法乃始得其髣髴而已爲衡山得意筆矣

熟玩洋州園池詩谷庵銘乃可與談斯理

跋陸文裕秋興詩卷

耳山都諫以其先文裕秋興詩墨迹卷屬題是卷作於嘉靖二年癸未先生年四十七矣先生書在李北海趙吳興間或有謂先生學吳興者先生曰不然吾與吳興俱學北海矣蓋其自負如此今觀是卷所謂趯鋒覆腕者也昔南唐李後主以押擣鉤格抵五字爲職志近日徐壇長發揮此義迺謂對面透過一步是右軍之書所謂似欹反正撥鐙妙用盡洩於此世人孰不學北海雲麾而知此意者罕矣先生此卷可謂度盡金針者也曩予題先生玉舜詩卷嘗攷論先生出處之槩與其心跡

正德二年是丁卯非丁丑不知何以誤也予昔見貞觀
鄜州鐘銘年月干支差誤而米書蜀素卷後有董文敏
手題年之干支亦誤古人竟往往有如此者不足異也
觀者幸勿疑耳

跋墨溪居士傳

右明徐髯仙行草書永定廖氏墨溪居士傳傳爲餘姚
孫編修清撰編修字志大直隸武清籍浙江餘姚人宏
治壬戌一甲第二人予同年錢擇石閣學所藏編修行
書手蹟卽是文後段亦在是年九月髯仙字子仁吳人
徙金陵善畫松竹蕉石精研六書嘗得篆法於吳人茶
陵李文正見之歎爲不及築快園製小令填南北詞武

宗南巡幸其家賜飛魚服扈從還京將授以官固辭罷歸其歸在武宗末年歸後又二十餘年卒年七十有七則此蹟是其年四十許所書也廖氏墨溪在汀州府永定縣城南其曰文武溪出寒袍嶺者集韻嶺音東山名縣有文武二溪武溪出寒袍嶺下由龍潭合文溪入大洲溪其地名溪南里而廖守初氏以墨名之守初氏之名惟見於趙文敏所藏獨孤本蘭亭卷後有廖守初跋在正德己卯冬又有廖氏尊樂堂書畫記之印蓋亦鑒藏名家也其跋小章艸墨迹今爲人燒燬矣

跋于忠肅公手柬

明于忠肅公致葉文莊手柬四行二十三字今藏吳門

謹庭陸君所按此東當是景泰初文莊爲給事中時也
時文莊以京師守禦爲急章凡數上而忠肅日夜請分
兵守九門要地徙附郭居民入城亟遣諸將率師列陳
九門外悉閉諸城身自督戰當是時六科聯名奏章文
莊皆爲之首廷臣議事每先發言往復論難或不悅曰
彼豈少保耶因呼爲葉少保蓋二公同心竭忠如此今
三百餘年公名與日月爭光雖隻字無關時事者皆將
球貝珍之而况與文莊咨諏急務者耶謹庭得此蹟於
其友人齋殘帙中寶護存此片紙又於數千里外寄舊
紙來屬爲題識則不特其蹟足傳而寶此蹟者亦足以
傳也敬爲攷識其略以復於陸君時庚戌九月十日

跋舒文節公探梅圖說

右進賢舒文節公探梅圖說手迹在嘉靖二年五月初
諫議禮之前一年也是年閏四月先生服闋應詔復官
北上舟抵濟寧因謁闕里時與吳門伍寒泉餘福偕行
而闕中呂九川經爲之主有與伍寒泉聯句詩又與寒
泉次子思光講學語此探梅圖說蓋此時所作也時與
寒泉同遊洙泗汶濟之間因論水道地脈而及於伏羲
畫八卦孔子作六經之旨此圖說亦因探梅而及陰陽
消息之義先生當嘉靖初年於石亨艱貞之學身體而
力行之故觸於事物而語皆造微也先生裔孫香識其
卷尾謂於縉紳文學之家不敢妄求唯正學深醇與文

節一德者乃敢辱賜言哉乎斯言斯固公罔子序子爲
司馬揚解而語者也末學寡識何足以附名於後益滋
愧汗之洽衿耳

跋左忠毅自書詩卷

右桐城左忠毅公自書詩卷公手蹟不多見卽詩亦罕
傳昔吾同年中書舍人衡公之五世孫也每屬其訪求
遺墨而未得見第就董文敏所記知公別號滄輿又攷
公卒於天啟乙丑年五十一其成進士在萬歷丁未舉
應天鄉試在萬歷庚子也又竹垞每舉公之傑句謂在
鄭都官姚少監之間惜衡官都門數年卽歸若得龍眠
山中搜訪公之遺什綴梓傳之是亦有志之士所當留

意者爾

跋拙政園記

右文衡山拙政園記并三十一詩王雅宜拙政園賦并序皆後人重書文衡山記在其既歸田後之七年而雅宜已歿矣尙未言及山茶則王獻臣築園時其無山茶可知王獻臣以錦衣鎮撫司匠籍成進士在宏治六年癸丑至嘉靖中乃因大宏寺廢基築園而吳梅邨詩云百年前是空王宅寶城色相生光華長養端資鬼神力優曇湧現西流沙歌臺舞榭從何起當日豪家擅閭里苦奪精藍爲翫花旋拋先業隨流水據詩似是王侍御因舊有山茶而侵地爲園若然則記中所列亭館三十

二區者反遭其最盛之名花何邪雖一物之微而賦詠與記述輒不相應如此況其大者乎徐健庵道署記櫟括前後亦稍有同異而衡山之記稱侍御直躬被斥與梅邨所云豪家侵寺地者亦不相似則又何也援地志證史者未知將焉所折衷矣

跋陸儼山書放翁詩卷

陸文裕嘗自言與松雪俱學李北海蓋不甘讓趙也蓋松雪學北海尙不若文裕之得其縱宕爲多耳然未可因此而薄趙之學北海也董香光亦學北海則格韻兼得之矣昔鄭杓衍極於北海書行狎不無微辭而趙松雪之學北海則力追晉法兼以分隸遺意合之予評北

海書由李秀碑而及端州石室記卽此意也陸文裕卒後十年而董文敏始生惜不得陸董二公同几論書於吳淞江上也放翁每自憾不近陶謝此語最可味耳

跋張伯起八十壽詩卷

此卷明吳下諸君祝張伯起八十壽作也是爲明神宗三十四年丙午予藏明人所鈔四皇甫文艸未有伯起像贊注云庚子歲又注云時張以酒錢二百爲贊曰吾不敢空勞老友也後又注云己亥七十四歲又附伯起自題三絕句注云庚戌時八十四又三年卒庚戌二字塗去旁以己酉注之按伯起生於嘉靖九年丁亥至神宗二十八年庚子爲七十四歲三十四年丙午正八十

也艸稿已亥當作庚子已酉當作庚戌其後三年卒當是四十一年癸丑此卷末有王子孟春贈篇是其八十六歲時也卷中諸人詩畫書法皆沿文氏之遺意是時申少師與王青羊里居過從交相推重一時文士如華亭馮副使時可之流不免揄揚過當然要其際去衡山之歿將五十年而伯起舉於鄉亦四十年矣吳下之文人尙知企仰前修如此是亦猶有其鄉先民之流風餘韻焉處實堂在歌館皆伯起所居處實以名集而鼓缶以自號者也輒爲記於卷後以備吳門故事云爾

題武進孫文介殿試策後

明武進孫文介殿試策文介官禮部時將出藏於家者

文介以明神宗二十三年乙未舉進士第三人四十一年擢禮部右侍郎天啟初拜尙書凡在禮部前後八九年當神宗弛政之際繼以紅丸之案而文介在禮言禮扼腕發憤纍纍數千百言回念初通籍時給札殿墀之手迹有潛焉不忍卒讀者矣策之後段云天下有有形之武亦有無形之武明法度振紀綱使天下凜凜承之此有形之武也養清明之慮紬康樂之心剛健精一使天下凜凜向之此無形之武也元氣易洩於毫芒剛強易消於綽約嗚呼此真切中明季時君之弊不啻瞋眦之藥矣至今讀之猶爲懷然而況當日履其境者感動當何如耶文介成進士後百三十二年而公七世從

孫星衍以一甲第二人得遇昌辰展其所學公餘之暇
出此屬題又不獨知人論世之感而已

跋明歸德沈文端家書

明歸德沈文端家書墨迹并王張二跋具載宋湯堂筠
廊二筆墨迹尾有仲化二字紅文印文端字也王張跋
所云四明者沈一貫也文端於明神宗二十九年九月
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至三十四年七月致仕又
五年卒年八十五此蹟云年近九旬官極品蓋致仕所
書也宋湯堂嘗得文端中州一士字玉印瓦紐以爲寶
翫又藏此家書以爲字字皆省身克己之學湯堂之重
先賢手澤可知矣湯堂於康熙二年通判黃州時廣濟

張仁熙字長人每與湯堂同遊寒溪西山諸勝又爲湯堂作雪堂墨品及墨論今觀此蹟後王漁洋跋在十六年丁巳正漁洋選刻長安十子詩略之時張長人跋在二十七年戊辰則湯堂官江蘇布政使時也蓋張與湯堂相從非一日而此蹟之藏宋氏亦非一歲矣沈文端事蹟具見明史人所共知者故爲攷湯堂收藏之大略如此

跋黃石齋先生隸書

石齋先生分隸世不多見聞先生講學處有石平如案上有刻畫非篆非爻人莫識也嘗語閩中友人當拓其文與三易洞璣參攷之此分隸雖不用漢唐書家之法

而自有書傳氣味實卽先生楷法之一變耳

跋黃石齋墨蹟

右黃石齋行草七律一首詞曰師臣者帝占尊賢況在宸嚴異講筵七聖道通大麓外八能占應斗杓前未煩審象知惟肖不待臨阿賦有卷十四期來無故事安昌特進序當年後題云壬午元日紀盛事有作此蹟夏邑彭衣春侍講所藏乾隆壬午秋衣春與予同典湖北鄉試歸途於驛館買之猶記其前一夕衣春語予曰頗憶黃石齋草書詩句否予初不知也明日果於驛壁見此幅從館人買之而歸洵異矣後十二年癸巳秋復持來屬題始爲跋之此詩見孫退谷春明夢餘錄題云元旦

頌聖詩四首此其第三首也宸嚴作宸居三四句作七聖道通南大駟八能占應奉階前未頒作未頒臨阿作颺風末句作安昌古序憶當年不著作者姓名而其前有退谷自撰崇禎壬午上御大殿記一篇敘莊烈帝西向揖閣臣周延儒等事末云臣承澤適以戶科左給事中導駕侍班謹記下卽接詩云云向疑爲退谷所作今見此蹟乃山石齋蓋當延儒再相召石齋復官時也延儒以崇禎十四年九月再召至京拜中樞殿大學士而道周本傳十五年八月道周戌已經年一日帝召五輔臣入文華殿從容問張溥張采黃道周諸人云云明日傳旨復道周官其時輔臣中爲道周言者蔣德璟吳甡

也按宰輔年表德璟姓皆於十五年六月入閣則壬午正月之事石齋尙在戊所豈後時補作之歟

跋周忠介手蹟冊

右明周忠介公手致姚文毅札後人繪忠介公像於前并同時諸人札二十有一通合裝爲冊諸札有忠介手記札到之小印記於旁之年月者亦有記到之年月而非出忠介手書者蓋皆周氏家所舊藏也惟末一呂札與林封司者是忠介身後所作內列敘諸人繆當時繆訛言旁豈其原稿又經謄寫歟惜不得公子端孝先生請卹之血書副稿同裝於此耳然其時忠義之禍慘至於此縱有追贈祖考之典正復何益之有君子道消小

人剝廬未有若明季之甚者此內李仲達一札云冬氣不極春暘不鬯二語雖切其時事然不知造物者直欲以挽回修復元氣之局有待於我

熙朝乃交春陽泰運也讀明史至此豈止如觀象占爻於剝復之際乎此冊今歸於南海葉雲谷持來屬爲題後冊後有人詳書札諸人史傳有無之概蓋裝冊所記者雲谷亦并附裝爲冊以當題跋而方綱又就所見忠介二札補錄於此第一札之後有觀者得併資考焉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二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侯官李彥章校刊

董書求忠祠記後跋

桐城章完素甫筆記云聞寧海人相傳有魏澤者官寧海典史當方氏之難謀匿其幼子冒爲己出因時禁嚴祕弗敢洩後依魏氏遁迹莫知所終又聞寧海有方氏不知是真族否乾隆初有訟其非真族者學使批應闕而勿斷至今無定說然予又聞歷城方臬使昂云按盧濱所輯公年譜公抗命時金陵魏司寇澤謫寧海尉匿公幼子德宗託義人俞學夔養之遂冒俞姓尋改姓余傳九世有名采者爲南昌司訓萬歷己酉楊學使廷筠

建公祠宇公嫡孫忠枝忠奕樹節三人復姓方氏始歸
台州忠奕爲井研令多惠績忠枝子振節亦登賢書放
臨海葉明經炎嘉靖間著正學後嗣記王弇州麟洲傳
略與諸譜悉合按此段較更詳矣姑識於此如有能於
台州宣海訪其實據者當表出之是仁人君子所宜留
意爾

彥章案浦城縣志徐善安字敦復洪武初以賢良
方正薦舉起家授明州教授入爲太學博士擢御
史歷轉浙江按察司僉事僭兵台州永樂初方孝
孺死難詔收其族善安匿方姪妾溝罅中或危言
尼之不爲動事發受杖至斷一臂瀕死不吐實坐

遣戍保安衛後方氏妾生子德宗秀才余學夔得
之於魏尙書澤密以屬祠部郎余允叅政任勉覆
翼之攜居華亭易姓余氏萬厯間巡按楊廷筠始
爲方氏復原姓華亭董其昌偕郡守張九德建求
忠書院祀孝孺以善安及魏澤余學夔余允任勉
配享此可謂直書備載矣近見福清林琦倫史鴻
文有跋王世貞方氏復姓記云方氏有後元美先
生以爲自託幼子於余氏友觀之別集爲詔捕正
學家時宣波典史魏澤藏其幼子故方氏有遺種
謝遷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後台人余學夔知
正學幼子德宗匿魏澤所乃變名佯狂乞食過澤

居作狂歌有願效程嬰語澤叱之去兩日又遇於途歌如前澤乃以德宗付之時年九歲耳夔攜之匿海島中與一僮學結網爲生上海進士俞允方門人也家居不仕學夔攜德宗訪之允大喜收育爲子遂冒俞姓南昌司訓卽德宗裔也是書於余學夔存孤事言之尤詳亦與浦城志合所異者余允作俞允且云匿海島至上海又不言攜歸華亭耳謹並錄於此以備考彥章附記

跋董文敏自書詩卷

右董文敏自書詩卷在癸亥四月文敏生於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至是天啟三年癸亥年六十九沈文恪跋謂

年六十八者誤也文敏以是年秋擢禮部右侍郎協理
詹事府事而此蹟言舟行青島者攷文敏於天啟二年
八月五日充實錄纂修官是年十月往南京採輯邸報
因歸里鈔寫上疏乞休不報次年入都則癸亥春夏正
在江南矣疏中有家居二十餘年之語卽此詩所云廿
載冥心者也乾隆乙未十一月廿四日同人小集瘦銅
舍人記珠軒觀文敏書樂志論屏幅蘇詩小幀及此卷
皆文敏真蹟而余尤激賞此卷無論陳香泉所云草率
者爲門外漢語卽孔跋內所稱茶山司寇賞其神似趙
松雪者亦尙非至論此卷乃真能通篆隸之津梁者其
用力處可及也其不用力處不可及也嗚呼豈易言哉

是日同人分詠方綱得天字附四小詩於後

跋董書杜詩卷

此卷題籤云臨米黃二家子謂非也試觀文敏自跋卽見矣文敏蓋偶會心於少陵一詩觸煙雲墨戲之法一作米書一作黃書以發揮書畫三昧其曰庶子者畢宏大歷二年畫松石於左省廳壁改京兆少尹爲左庶子是也文敏是卷神遊目馳唐畫家宋書家渾而一之矣戊申爲嘉靖三十六年文敏五十四歲蓋視學自楚歸時也其十月朱涇舟次日書蘭亭及玉潤帖一過蓋心手純乎晉法故能酣恣若此乾隆己亥夏五月望日瘦同祕閣攜過詩境小軒煮茶品畫論秦漢金石暢觀此

卷作天風怒濤想旁觀者翰林陳崇本程晉芳文學沈
心醇黃景仁袁清也

跋董文敏馮少墟集序

董文敏自書馮少墟集序在萬歷十六年戊午少墟名
從吾字仲好陝西長安人與文敏同登萬歷十七年進
士由庶吉士授山西道御史歷官副都御史卒諡恭定
田公名一儁字德萬大田人隆慶戊辰進士官禮部左
侍郎有鍾台遺藁其二云請急歸越歲還朝者本集云余
爲庶常時館師宗伯田公病且劇同館議以一人行者
余爲請急卒成挂劍之遊是其事也此蹟去登第時三
十年文敏年六十四矣先生爲庶常時已擅北海南宮

之祕法至此更渾而化之所謂百鍊剛化爲繞指柔蓋
去山陰門遙不遠宜其目短趙魏公之牆也卷有卞中
丞鑒藏印寶董書者當以此爲上乘矣

跋董書文賦二首

此董文敏壯年之筆融合褚顏之法而爲之者與趙吳
與顏不相近乃跋云臨趙正其兀傲不肯服趙處趙董
二公皆具天然神秀而其來處不同皆以褚法例之則
其所得力又自不同也趙董皆得李北海法此二公所
同也然趙文敏自言學褚時規模分隸此則董所未歷
之境矣予今見褚公孟法師碑真本乃知趙書所從出
之路也而董書入路處雖云由顏入卻終祕不盡言大

抵全由神力勝人此其高視千古竟非虛語此卷雖小
結構然董公得力處具於此正是其入路處耳觀者勿
輕視也

跋董尺牘二首

昔人嘗病董文敏與人手牘往往有請託語以爲士君
子涉筆之戒然士君子致謹原在平日動止不苟豈僅
在手牘哉因觀此而益致謹焉可耳

今人論書以顏公三鬣皆信手點竄所爲故謂不加意
之書更妙然亦不可以概論也有加意而愈妙者有不
加意而愈妙者若概以不加意爲工則亦非持平之論耳

跋董文敏尺牘

予見董書尺牘未有若此冊之多者有內子六十語又有自楚歸語大半皆其晚年筆也明政不綱如大計之說往往形於尺牘此皆黨援門戶之習耳又嘗笑明朝士人幸而不精於攷證若使明朝人互相攷證正不知貽累經籍若何如董文敏雖八股出身然亦何至說孟子不動心動者猶如支動錢糧帛動兵馬之動反駁朱注爲非每覽舊蹟宜鑒觀得失也

跋董文敏書五條

董書有虞有褚有顏有李北海有蘇有米有黃獨其心不肯服趙耳然就此諸家中似北海者其精能也似顏者其本質也似虞者則其最高之境也然每到似虞處

吾亦有智勇俱困之歎矣此事天人之界固一毫不能假借耳

二十年前見胡雨方侍御所藏董臨蔡明遠帖雖顏法而頗得虞意嘗借臨旬日還之此外則惟今日見墨卿所購此冊矣惜不得以彼卷對看也然臨蔡明遠帖卷皆行草而此內乃有正楷豈竟欲更在彼卷上耶吾齋有文敏大楷以顏法入瘞鶴銘則直欲上進魏晉六朝矣又豈止學虞法而已

歐陽子與徠徠論書旣言書不可無法而又薄鍾王以下爲君子所不務此蓋以魏晉唐賢皆不足言書也岳倦翁以米老之身關係六書存亡此蓋以書至米而後

足言書也嘻二賢之言皆過也乃若董文敏書則當於何論是程也乎若以歐荅徂徠之說概之乎吾則何敢若以岳贊米老之言概之乎吾亦不敢也

董公一生得力在轉東二字知此者鮮矣

人皆知有明一代書家結穴於董文敏然明人書開始者當誰屬耶吾必推南宮生矣如此則由董書直溯魏晉六朝矣慎勿曰屢董書而只求之米海岳吳雲壑諸老以還耳今日對此董書蹟方發此言

跋董文敏論書帖

董華亭以禪理論書直透無上妙諦固是前人所未能到矣然書非小藝也性情學問鑒古宜今豈一二說所

能盡乎自米老已專務行書共於古人分際第拈取大意自謂得之矣若虞歐以上由蕭羊以問山陰自必從正書始褚公西堂寫右軍書目首以樂毅黃庭冠之未行捨楷不問而專力行草者未有不善臨摹而輕語飛行絕跡者若謂臨古不求肖似則貞觀時馮承素輩敢以已意別書禊帖乎今之取真者惟賴沙門懷仁集字在也而於羣腳之雙枝崇山之旁點尙可辨驗也宋元以後書家漸皆不知講攷證之學雖以趙集賢之臨蘭亭而崇山旁點帶頂置之所以然皆邈不可問至董文敏邢子愿直目吳江邨所藏樂毅爲梁本則不求實學而專事虛機其來久矣董文敏天資筆力實務古作者

故能卓立自名家若後人無其骨力而效其虛機以禪
倡爲筆髓漸且竟可不講古帖自騁筆鋒吳璠文敏處
明末藝林熟習帖括時而能天挺神秀是以論者謂書
道結穴於華亭也實則其前尙有宋南宮同時尙有孫
漢陽精研古隸豈可廢乎士生今日則經學日益昌明
士皆知攷證詁訓不爲空言所泥於此精言書道則必
當上窮篆隸闡繹晉唐以來諸家體格家數不得以虛
言神理而忘結構之規不得以高談神肖而忽臨摹之
矩且楷承隸變自必由方整以定其程不得輕言圓美
以開率易之漸此則實關於士君子持躬涉世之正所
裨非細豈徒爲書道計哉

跋程易疇臨董書王氏御書樓記

歙縣程易疇孝廉以所臨董書王氏御書樓記正音藁書一通索予題之是記文敏爲太倉王文肅孫煙客作也文肅以萬歷五年掌詹事十二年冬起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至二十二年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致仕三十五年六月加少保辭不至三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七煙客生於萬歷二十年壬辰崇禎初官大常卿此記云璽丞者其初詹官也味記中語蓋萬歷末年所作而文尾結銜禮部尙書云云乃追其前官書之此蓋崇禎四年以後文敏起故官掌詹事府事時所重書也合此前後攷之則文肅奉勅賜札

之時乃煙客初生之日而其後厥孫克奉堂構繩其家
學其東經訓數世以之文字之因詩禮之篤所以兆程
門之燕貽者不其休歟予昔年見王舍人所藏文敏書
是記墨迹前疑後永是疑字亦幕是帝字今此迹作凝
作轡何也故予於董迹原本別有論次焉

跋桐城吳氏所藏史忠正公手札卷

明末流寇之難桐城生員吳德堅負其母姚夫人避難
行至潛山遇賊母曰汝書生焉能負我速避以全宗祀
吾當死之德堅泣不忍去旣而賊至母推之墮厓下幸
未死母以罵賊遇害皖撫史公可法狀其事爲旌門厥
後史以父憂歸里德堅致書史公荅之大略云節孝之

門必冒大況文名籍甚異日必卓有建立云云德堅字
爾玉以史公此札手稿一紙三小行書又六半行裝卷
閣老張文端爲題其後今又百有餘年其曾孫貽詠乾
隆癸丑會試第一改庶吉士官吏部主事元孫賡枚嘉
慶己未庶吉士官禮部儀制司奉此卷來屬題謹詳繹
始末乃知其家制府熊光題云墜厓脫賊鋒爲足信而
朱文正詩云俱死吳脈戕尙未得其實也史公札云節
孝之門節孝固爲姚夫人言之而孝字實亦兼指墜厓
不死卽今文名籍甚之爾玉言之此一卷也史公之精
忠大節寸楮隻字炳若日星而姚夫人之罵賊殉身與
其平日之孝姑撫孤貞烈並著卽吳爾玉之負母避難

顯揚克嗣亦與母之孝烈並垂而其後曾元世世之科名光大又造物必至之報皆括於史公手札一言中嗚呼此卷足千古矣

跋盧忠肅公手蹟

明總督各路援兵兵部尙書宜興盧公忠績節烈彪炳史傳而手書世所罕見此綾書條幅帶名艸書二十有六字磊磊軒天地矣乾隆四十一年

詔褒明季殉節諸臣公特膺忠肅專諡公之鄉閭自必勒紀豐碑俎豆不刊也而若湄隱居士之別號丹青翰墨丹楫文章之印記則從來著錄家未有記述者此幅雖無歲月可攷而一撇一拂緬仰英光又豈僅作筆墨

觀乎武進趙舍人懷玉珍藏是軸以示北平翁方綱屬
爲題跋敬識其後

跋宜興盧忠肅公手牘

明總督各路援兵兵部尙書宜興盧公忠績節烈炳垂
史傳而書蹟世所罕見也此手牘致其外舅者卽爲公
請卹之王夫人笈也公歿之明年王夫人請卹於朝不
報又明年其兩弟請卹又不報甚且有疑公未死者明
季之待忠臣如此千載能無痛恨乎乾隆四十一年
詔褒明季殉節諸臣公特膺忠肅專諡公之鄉閭自必
勒紀豐碑俎豆不刊矣卽其外舅妻孥有不銜感於地
下者乎當時扼公如楊嗣昌者至今無不人人切齒而

盧公片言隻字皆令人焚香拜誦珍若球璧觀此諸札皆崇禎初年備兵天雄撫治鄖陽時手筆就中隨時隨事切籌軍國尙炯炯乎無一字非丹心碧血也予嘗爲武進趙味辛題公行艸巨軸自署名下有湄隱居士印此別號蓋知者少矣聞味辛此軸已不戒於覆舟公之遺跡雖一印章亦應傳之故附書於此

跋楊忠節手蹟

明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清江楊忠節公兼山先生廷麟以守城援絕死於贛州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忠節而文辭翰墨世傳絕少今其鄉人江蘇按察使懋恬以所藏手蹟勒石傳之俾忠義之氣星懸虹貫

長垂天壤不獨書勢遒勁足以昭示藝林已也

跋徐侯齋手札

此札云典價僅得五十金者想是借物質錢耶然嘗聞侯齋身後遺言戒其孤卻宋中丞贈金而嘉與李潛夫絕糧魏叔子作書與周青士欲集數友月給其餐侯齋曰君意甚厚但潛夫不肯受人餽如君力不能助則聽其餓死可矣其自處與處友若此則此札所云典價者必非無處也觀者勿疑

跋王覺斯書

韓霖山西人撰絳帖攷一卷蓋知講求書法者然其攷絳帖未能精審也此卷韓所跋王覺斯書亦震於其名

而空贊之觀此卷乃知王覺斯於書法亦專騁己意而不知古法也夫真行艸理雖一貫而格必兼通未有不精楷而能作行艸者亦未有不博通行艸而專精真楷者若王覺斯之真楷則有時爭勝董文敏而其率意行筆則遜之遠矣夫惟率意行筆乃見規矩亦謂創草破正此亦關於學養非可苟焉已也

跋明賢小楷卷二首

明人書畫凡六段長洲周公瑕所集也公瑕先得文衡山繡臨蘭亭暨蔡九遠所書九歌湘君湘夫人二章因裝成冊屬陸子傳爲臨麻姑仙壇記彭孔嘉爲書洛神賦於後又於白雀寺僧所得祝京兆臨黃庭王雅宜臨

曹娥碑合成六段每段屬仇實父爲繪像於前皆矮紙
蠅楷雖以黃庭曹娥仙壇本皆細楷而此皆更加縮小
可謂極小楷之能事矣自昔稱小楷者若永興破邪論
序河南陰符度人經最爲有名至率更千文稍大而尤
淳古爲正書之極則此後惟米老西園雅集圖記已微
帶行矣至於師友淵源以小楷遞相祖述者至明吳下
諸家爲最盛焉此內祝京兆黃庭是其四十一歲時所
書在王雅宜寓白雀寺之前三十年雅宜受學於九達
居洞庭三年旣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至壬辰癸巳
間息虞山白雀寺經年矣是年三月晦日猶復往白雀
寺至其夏四月晦遂卒則此臨曹娥碑爲其最後將絕

筆時矣宜寺僧與三十年前祝書同珍賞以贈公瑕而公瑕寶之尤篤也九達書在丁酉則雅宜歿後四年陸子傳書在乙巳彭孔嘉書在辛亥則九達又已歿數年矣惟衡山巋然靈光至陸彭二君續書時尙健在也其縮臨蘭亭時年已七十有六而韻逸手柔彌臻勝槩不足爲衡山異也吳中人相傳衡山歿後凡豐碑巨碣皆出公瑕之手蓋能以書法嗣響衡山者此跋在神宗之二年甲戌時則文伯子壽承又已前二年卒矣其篇末所舉數人者蓋俯仰今昔感慨系之矣雖石湖五賢之記雙梧六客之圖何以加諸不特爲細楷增故實已也昔年嘗爲兩峯題祝文二家蠅楷小冊今復爲兩峯題

此此是舊冊子兩峯改裝爲卷也公瑕跋內所舉細楷者於此六君之外復舉七人而予所藏明人扇冊內作細楷者尙不止此有俞仲蔚允文爲王元美書洛神賦二篇於扇頭其字妙極銖黍更小於此爾時吳門諸君子書法精妙至於如此續有好事者專裒集細楷以樂石鉤摹共成一集誠大觀也適兩峯以宋拓越州石氏本度人經見贈因記於是卷之後

跋長洲宋忠烈公硃卷

長洲宋忠烈公諱學朱字用晦崇禎辛未進士巡按山東濟南圍急死於城樓火中贈大理卿本朝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賜題其墓門云傳經世澤乾隆四十一年

高宗純皇帝欽定勝朝殉節諸臣賜諡曰忠烈公死節事載在

欽定通鑑輯覽及明史忠義傳江南通志節傳濟南府志宦蹟傳然濟南志僅云城破遂卒未及詳敘其事曩者方綱視學濟南適郡人建鐵忠定公祠方綱爲撰碑而未得表揚公之壯節勒之金石爲足憾此冊是其庚午鄉試硃卷公之裔孫持來屬題其後

跋陸清獻手札

右平湖陸清獻手札答嘉定錢子辰者集中載此文在

第六卷尺牘中作答某者也子辰從孫站跋云康熙二十二年復職時所寄先生是時年五十四矣又云伯祖報書磊磊萬言則先生必更有復書而集中不載也是書蓋慮子辰之學不從朱子入故其末云詳書所見使不佞得辨別焉亦所願也集中願字此蹟作樂孟子曰豈好辨哉孔子曰明辨之正是一義須善會耳作字甚敬又其餘事也

跋朱竹垞文藁

右朱竹垞先生文藁手蹟凡跋十二記一惟感蝗賦跋集中無之蘭亭續考跋集本大同小異蓋後來又自重訂者李義山詩跋則集中楊太真傳跋云玉谿生集箋

之別幅卽此篇也移居圖跋開士是高士之訛萬歲通天帖跋掌是賞之訛宋石經跋理宗御製序此藁脫序字當以集本爲正唐游石橋記跋集本誤脫軍縱前左內率府錄事參十字當據此手藁補之至於石經跋曾惇之名曩嘗疑集本之誤今見手艸藁實是曾惇二字此則先生竟誤以南宋末之曾幼卿爲南宋初之曾宏父昔每與吾友錢辛楣言之使辛楣見此手蹟更必縷縷詳說矣又若西陂記云宋城門見於載記者四曰陽也宋也盧也埤澤也集本無四字而有盧有桐有集林按桐門與集林皆見於左氏傳不應畫定此四名且揚門亦非陽字此手書蓋未定之藁不足爲據也續蘭亭

致跋於沈虞卿歷官皆一一著其歲月然則先生經筵
致於著錄序跋偶或刪其歲月者特小史鈔胥之脫漏
耳予嘗深惜此書綱領節次詳整有要爲功於經學匪
細安得盡得先生當日手艸一一爲之追錄補正乎撫
卷悵然久之

跋漁洋手東

侯官林氏所藏漁洋手東皆致林吉人者蓋吉人爲漁
洋書精華錄時所尋致也吉人之子正青旁注云先生
晚年合其前後集擇尤粹精者定爲四冊授先君書之
剗剔以傳名曰精華錄按漁洋詩今學者皆知是盛侍
御曹祭酒所選據此手東旁注當得其實直是漁洋自

定託名於盛曹耳此內一札云精華錄前有某人序其
議論仍訾李何於愚心有所未安如何如何觀此知漁
洋不敢議李何也愚嘗謂漁洋所拈神韻卽格調之變
稱耳觀此札益信

跋周櫟園手書與黎槐曾詩卷

長汀黎槐曾櫟園門人也櫟園嘗序其詩集援南豐贈
蜀黎生序以爲比夫南豐之贈黎生也蓋欲視其擇途
而適於道耳其曰得於心不求於外者是也其曰信乎
古不合乎世志乎道不同乎俗者是有辨矣夫稽古之
士特立而獨行固有不求聞於人者非以是炫於人也
故持其志則可求異於世則不可也昌黎所謂志乎古

必遺乎今者爲陳言之務去毀譽之宜乎也豈謂長傲而矜名耶此卷所稱李元仲楊叔夜皆黎之師也其所與論文序未嘗見之然櫟園與黃濟叔論印章曰朱元無詩至明而詩始繼唐夫志乎古者果斯之謂乎予方細論徐迪功集惟懼夫後學之輕信也周與黎皆稱古道以相勗者故願與學者觀昔人之求志焉

跋汪退谷瘞鶴銘攷手艸

予於己卯冬得退谷瘞鶴銘攷刻本而愛之其後門人謝蘊山太守得其板於揚州爲予購歸蘇齋而今又於秋史待御所得見此原艸墨蹟此事迴環胸臆前後三十餘年矣愚嘗作補攷一卷前列見存字辨其點畫同

異次以拙著攷辨又次以前人著錄之先後又次以諸家摹傳拓本之先後庶可承退谷先生之緒餘乎愚最不服者三十四字宋人補刻之說既力爲辨之而近日論者或以大字之評致疑於山谷又或以移石後之拓本歸咎於滄洲愚亦皆力辨之至於近日程南畝直謂是皮襲美所爲殊不思澗州圖經云瘞鶴銘爲王羲之書而澗州圖經乃唐孫處元撰也豈有是皮襲美之理哉程君蓋未考王象之輿地碑目耳且程君旣知逸少二字爲玉煙堂所加而何以又据逸少二字爲說耶是又不待辨而知者也因書此以附諸前輩手蹟之末亦見予於茲銘不啻深有夙緣者耳

跋汪文端公細楷尙書

巾箱細楷經典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時賀玠謂之曰家有培素何須蠅頭書答曰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也蓋自漢簡漆書以後至於細楷尤爲藝林之矩則矣休宣汪文端公書法衣被天下然人皆知其出於顏而不知其於虞褚最深也此冊凡十八紙而條具二萬五千七百餘字纖逾植髮而無一筆不應規入矩且於莊重之中出以沖和淵秀之致此則魯公正書之妙所以上接永興河南而問津山陰者至於作書之本則又出於忠敬和平爲窮經致用者之楷式又不獨臨池一藝而已

跋張文敏臨古冊子

得天居士臨古純以神行豈亦若米老所云二王以前
有高古耶米董臨古皆自謂直到古人而不取形似文
敏亦然愚嘗謂書家自有神骨則無庸臨古也若臨古
不求其似則馮湯仿稊帖可以欺後學矣每與石庵力
辨之

跋白公神道碑

長白白公神道碑海寧查初白撰金壇王虛舟書吾邑
黃崑圖篆額雍正元年初白年七十四告歸里居虛舟
崑圖皆官於朝虛舟年五十六而篆額實出虛舟借崑
圖名耳虛舟以書名篆爲第一行書次之楷又次之初
白以詩名易學次之古文抑又次之白公爲閣老之父

駁歷著勳宜其碑文照耀一世然此文敘事意尙未能
免俗如子婦子壻皆備書其父爵又撰書人皆稱年家
眷皆稱頓首拜勿論王止仲潘昂霄之舉例卽至王遵
巖茅鹿門文格漸遜亦斷不至此况諸先生以學古自
命者耶